

七日談

(廣東篇)

書緣，是個可做多種解釋的字眼：可以是書籍之緣；也可以是書法之緣；還可以是書信之緣。而在我與金耀基先生之間，這三種解法都能成立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之間的「書緣」，是書籍、書法、書信三者兼備的，可見其緣分之深、之廣了。

關於書籍之緣，我已有一篇散文《儒者》講得很全面了；關於書法之緣，也有一篇論文《金耀基書法藝術散論》品述甚詳。唯獨書信之緣，尚缺一篇文章略加述及。那日，閒翻鄺架，再次翻讀金耀基先生題贈的《人間有知音——金耀基師友書信集》，登時怦然心動——與金先生的書信之緣，不就珍藏在這本精美的書信集中嗎？

得到這冊簽名本是在二〇一八年底。當時，金耀基先生在北京榮寶齋美術館舉辦書法大展，同時還推出一個師友信札展，佔據了展廳中的好幾排展櫃。對金先生的書法作品，我算是比較熟悉的，幾年前在香港集古齋舉辦他的八十書法首展時，我曾專程赴港觀展，大部分展品都已認真讀過。而這些手札墨跡卻是首次見到。我那天來展場很早，先是貪婪地「鯨吸」了一遍，還用手机拍了一些珍貴的名家手跡，如出版家王雲五、國學家錢穆、史學家許倬雲、美學家朱光潛、社會學家費孝通，等等。可惜展櫃玻璃多有反光，拍攝效果並不好。這讓我心生遺憾，同時也心生一種奢望，要是能有一本集子，把這些珍貴的、平常很少見到的私人信札集納於一書，那該多好啊！

當會場的大門打開，我隨着人潮魚貫而入，並在第二排找到標有自己名字的座位，赫然發現座位上早擺好一個紙袋，打開一看，正是我十分鐘前還在「奢望」的一本精美的厚書

《人間有知音——金耀基師友書信集》。我迫不及待地翻閱着，欣賞着，其甘如飴，快何如之？可是剛翻了十幾頁，展覽開幕式就開始了。

開幕式非常緊湊，很快就結束了。大家移步展廳參觀展覽，金先生在人群中看見了我，非常高興地打招呼。

我並沒有隨着人潮去觀賞展線上的展品，而是再次來到那些展櫃跟前，與手裏的厚書對比着，從頭賞讀那些充滿書卷氣的信札。一封封看下來，彷彿與這些久仰大名而無緣一見的前輩們隔窗晤面，聆聽雅教。品讀信札與觀賞書法迥然不同，信札須細讀慢品，不光欣賞筆墨技法，更要領悟書札內容。沉下心来讀信，時間會過得飛快，不知不覺中，展廳裏已然清靜了許多。

這時，我估摸金先生也許已略有餘暇，便來到榮寶齋的貴賓廳。只見金先生正跟幾位學者模樣的先生交談，我不便上前打擾，只是站在遠端等候，直到他送走客人，我才走上前去。第一件事情，自然是請金先生在這本厚書的扉頁上簽名。他笑道，今天來的客人太多了，我都招呼不過來了，真是慢待你了。金先生翻開扉頁，忽然問道：「怎麼你夫人李瑾沒來呀？」我說她來了，只是覺得不好打擾，沒進來，現在貴賓廳門外等着呢。金先生連忙說，快，快請她進來，你們不要太客氣呀，李瑾可是我的合作者呢——你沒看到展品中就有她給我拓的東西……

我連忙去到門口，把李瑾喊了進來。金先生笑道，這樣才對嘛！你們看，我把你們兩個人的名字都簽上了！

我們拿過書來一看，果然如此。我說，您

人間有知音

侯 軍



◀金耀基書法作品《賞牡丹》（唐·劉禹錫）。
資料圖片

毛筆恭敬寄呈的重要信件。一封寫於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七日，主要内容是受深圳市讀書月組委會的重託，邀請金先生來「讀書論壇」舉辦演講，這件事很快就變成了現實，他慨然應允，來到深圳做了一次題為《大學在現代社會的功能》的演講，大受歡迎。我還有幸做了那次演講會的主持人。

另一封信寫於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，是我來港恭祝金先生八十書展之後所寫。金公在《人間有知音》的簡介文章中，專門寫到了這封信的原委——

二〇一七年三月香港集古齋為我舉辦了「金耀基八十書法展」，侯軍欣然與會。他觀看了我百幅書作，熱烈地向我祝賀，又欣欣然回到深圳。不久，我收到他三月十七日的信，知道他已在深圳特區報的《人文天地周刊》發表了《「金體書」先睹記》。未幾，又收到他《自成一格始逼真》的長文。這篇極有學理性之文，說出了我的書法之所以為「金體書」的理由。讀畢，不由歎然曰：「侯軍者，非『金體書』知音，其誰乎？」

真沒想到，彼時寫下的兩封信札，竟讓我有幸獲得在百多位文化大家群體中「忝居末座」的光榮——這是金耀基先生慧眼識才、真心愛才，不遺餘力扶掖晚輩的師道高格的體現！

故園的祥雲

準備過去，說話間阿棟朋友的車就到了，他正好順路接我們。與龍華寺的隆欽師傅喝茶，聽他介紹情況：禪院由兜率天宮(天上淨土)和會稽山龍華寺(人間淨土)兩大建築群組成，分處兩個山頭，南北貫通，建築面積四萬多平方米，是目前內地單體最大的佛教寺院。其設計者是南懷瑾先生，秉持資源集約和道法自然理念，依山而起，皇家寺院的大氣恢弘與江南園林的婉約靈動相得益彰。這裏供奉的是兜率天彌勒，「兜率天」是佛教宇宙觀的欲界第四層天，意為「歡喜天，喜足天」，乃欲界最為殊勝的淨土，為歷代高僧大德嚮往的往生佛國淨地。

這裏沒有那些寺院的煙薰火燎，也沒有人頭攢動的喧囂嘈雜。寺院致力於打造「書香禪寺」，以「承先哲宏願，興般若慧風」。設有會稽山書院佛學高等研究院、博士後站、圖書館，進行教學和學術研究，館藏中外哲學、宗教、社科、文學、藝術等類圖書兩萬八千多冊，定期舉辦「文化中國講壇」，鴻儒教學傳播中華文化，葉嘉瑩先生等曾在此講學。蓮花造型的兜率天宮內院（未來佛彌勒菩薩為天人說法的地方）的唐卡壁畫美輪美奐，圖書館典雅莊重，博士後站臨水面湖，靜雅清幽。一杯



清茶，一窗山景，果然世外之域，書卷芬芳。

站在高處，四面群山鬱鬱蔥蔥，隆欽師手指點着告訴我們這邊是古城哪個區那邊是哪個鎮，我第一次從這樣的高度和角度俯瞰故鄉，其實山勢不過三四百米高，但藍天白雲綠水青山，就是一副大氣象。母親所在老城有點遠，隱在一片湖山之間，只能瞄一個大致區域；外婆家的夏履古鎮近在咫尺，山坳處一片湖面一片村鎮。從老城老街的黑白灰跳出來，這滿眼的青綠已經是故鄉最為飽和的顏色了。小橋流水的江南，玲瓏養眼，也自有她的大氣。

在院中吃了頓齋飯，清淡爽口：杭椒炒香乾、白果山藥木耳、白灼生菜、清湯蘿蔔、番茄炒蛋，梅乾菜冬瓜湯，主食是酸菜豆腐餛飩子、豆麵驢打滾、玉米麵餅。我們每樣給母親揀了一點打包。回到老城，母親果然喜歡。次日下午再坐三十五分鐘高鐵到寧波，與邦文見面會友，黃泥螺、燴蟹、鮮蓮子也是母親最愛，又打了兩個包帶回。傍晚雲天依然很美，「晚霞一定好看」餓着肚子掃了單車咻咻騎到迎恩門，好在趕上了晚霞落在城池湖面，歡喜！

或許冥冥之中總有一種靈諭吧。我們每天勸母親開心，這裏告訴我們「觀照萬物，喜樂自在」。最高級的治癒從不說教，它只是讓耳朵重新聽見萬物生長的尊嚴，讓眼目重新打量萬物蓬勃的生命力。改造龍華寺的一首詩，可記心境：偶把櫻花對舊客，閒敲石火煮新茶；空蒙山色竹林晚，憑欄無盡賞煙霞。星光霽月鐘鳴後，宴坐書香好生涯；策舟孤行千海外，最安心處是吾家。

母親在，老城的一切歡喜都與我們有關。

◀古城天色。 作者供圖

六月霜記憶

採摘曬乾，然後陳化一年，待來年便可泡水飲用了。之所以要陳化一年，我想是為了讓六月霜的有效成分更溫和且穩定吧。

此物雖非茶，但我們仍稱之為「六月霜茶」。一到夏天，我家的搪瓷大水杯裏一定會泡着一把六月霜。全家數我父親起床最早，洗漱完畢後，他會先用開水泡上這一大杯六月霜。待水冷卻後，六月霜的香氣早已瀰漫開來，整個客廳都飄散着一種清新怡人的味道。它的白花泡在水中如細小穀粒，細齒邊緣的披針形葉子經滾水浸泡後顯出綠色來。剛泡的時候，六月霜的味道最濃郁，沒過多久，湯色便呈棕色了；隨着泡數的增多，湯色越來越淡，等到晚上睡覺前那茶湯已色如陳米，味道也寡淡地接近清水了，唯有那淡淡的清香依然縈繞口鼻不散。第二天父親又會泡上新的六月霜，周而復始，夏日的每一天我們都喝這香氣宜人、回味甘苦的六月霜茶。

小時候我常以為，這植物之所以叫六月霜是因為它能讓人在炎熱的盛夏感到清涼舒爽。

每當我與小夥伴們玩耍嬉鬧得滿頭大汗時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倒一杯冰涼的六月霜茶解渴，喝完瞬間便覺周身清涼。因此六月霜的清香與回甘是盛夏回憶裏難以抹去的一道痕，無論多少年沒有喝到，那味道永遠都記在我心頭。

按理說，孩童對於苦味常懼怕，但嵊州的孩子們似乎都愛喝這六月霜茶。長大後遇到回甘的食材，我很容易適應和欣賞，也許對於苦味的理解和欣賞是六月霜帶給我的味覺啟蒙。

於是，上周末為了拿六月霜，抽時間去了趟深圳。母親責備說深港兩地咫尺之遙，怎麼不多抽點時間回家吃飯？我只能將原因推給忙碌的日程安排。母親做的菜也好似這夏日六月霜的味道，雖則早已無法每日吃到，但那熟悉的味道永遠銘刻在心。

吃完飯我趕着回香港，趕緊打車去高鐵站，剛上車，母親打來電話說：「小胖，你六月霜忘記拿走了！」我一摸帆布袋，確實空空如也，我說：「沒事，下周再拿吧！」原來子女的每件小事，母親都着緊得很。

海上夜——調寄《採桑子》



藝苑草
鄭紀農

維港最憐初上月
人在遊船
步引艙前
萬戶燈火上眉端

綠袖金杯酒初識
沉醉今宵
待度明朝
輕風傳語罵逍遙

廣場舞兩面觀



柳絮紛飛
小冰

廣場舞，在越來越一體化的地球村，這裏在跳，那裏也在跳，目的是一致的，只是音樂不同，節奏不同，舞步不同罷了。小住洛杉磯，晨練時間相遇兩位白人女士貝蒂和琳達，她們一句「來！一起玩」，大家就成了運動夥伴。在運動場上唱唱跳跳，且叫它廣場舞。

「有了新朋友。」休息時貝蒂說。「我也是。你們的節奏好快，我還跟不上。」我說。

迪斯科、街舞、搖滾、霹靂舞，她們的動作大，步子快，節奏緊湊，我能理解。但是她們跳的健身操，模仿舉手投籃，揮拍打網球，屈膝學鴨子走路，以及拿着鍋鏟模仿廚師炒菜，敲鑼打鼓，吹長笛彈鋼琴等，叫我覺得稀奇，全是生活行為，怎麼這樣跳。

音樂和歌曲是快節奏，滴滴答答、噼裏啪啦、唧唧呀呀，生動的擬聲詞，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，只管開心，好玩就行。

貝蒂是領舞，她用遞減法數節拍，從高位數到低位數，好比說八拍就從八數到一，四拍就從四數到一。還別說，遞減法，就算心不在焉也不會跳錯。她總是提醒我們要笑，多笑一會兒，面部肌肉彷彿有了慣性，好像自己整天都在笑，挺好。

「你從日本來嗎？」

「中國香港。」「香港人晨練做什麼運動？」「我們的動作慢，慢慢地呼吸，剛柔相濟。」我摸出手機，給她倆看我的香港姊妹們的晨運錄像。「這麼慢，我不行。」貝蒂說。

「是不是瑜伽？」琳達問道。「No！No！太極，太極操太極舞。」「香港不是個節奏飛快的地區嗎？」

「是啊，非常快，但是不妨礙過慢生活呀！玩太極，飲茶，行山，我們不急不躁地過日子。」

關於太極，琳達好像了解點，「要管理好呼吸，用好氣流，把氣流留在肚臍一帶，那裏搞定了，全身都好。是不是？」「呵！氣沉丹田，好像有這個說法。你懂的？」「就這點，這是我對太極的全部認知。」關於太極拳，我連半罐子水都不及，但是不管，還是依樣畫葫蘆似的運了一下手，告訴她倆要「站似一棵松，坐如一座鐘」，以內帶外，節節貫通。跟着我，她倆屈膝，抬手，半睜眼半閉眼地動起來。

都是女性，和香港姊妹們一樣，做完運動聊老公聊孩子；互通情報，哪家餐廳的菜好吃，收費怎樣；哪座山上的花開得正好，一起去看看。也說買便宜貨，哪家店有長者優惠日，是禮拜二還是禮拜三。

晨運是城市的律動，是成氣候的街景。廣場舞，他們練的是速度、爆發力、橫向的張力；我們練的是堅韌、耐受力、縱向的內功。



君子玉言
小 杏

地處江南的老家，三伏天常常又悶又熱。但近幾天剛入伏的古城有風有景。此時的華南一帶正遭遇颱風「韋帕」，香港掛起十號風球，狂風暴雨。可能就是這一枚「大蝴蝶」牽動的翅膀帶來連鎖反應，古城天色乾乾淨淨，天空純藍，雲朵又多又大又白，把老城襯得明亮鮮美，城河也高興得直泛漣漪。

每天在酒店至老屋的古街區來來回回。河邊廊簷，清風舒爽，藍天白雲下，古橋烏瓦岸柳。一半彩片一半黑白片，一半浪漫一半煙火，一半靈動一半古樸。小巷人家的凌霄花開得熱烈，一半在院內一半在院外，一半在黑瓦白牆上，一半在碧空綿雲間，一半探到巷子深處，惹得成群的蜜蜂每天圍着忙。一次次走過，估計蜜蜂都認識我了，而我看牠們，永遠是一群開心的蜜蜂。有的蜜蜂會飛到我面前打個招呼，嚇我一跳，更多的蜜蜂忙着盯花不理人。遊客路過也都忍不住駐足拍照，小院的老伯並不煩，還特意從屋內走出來開心地問：「拍到蜜蜂了嗎？」即將修繕的老弄堂也有一牆凌霄花，爬上了屋脊瓦頂，又遮住了窗戶，老城的黑白灰正好成了凌霄花葉的背景。

想去山裏走走，十幾年前曾與母親去大香林賞桂花，忽記起阿棟講過他在此地捐建了一處修行靜地，發信息問他，禪院果然在大香林，他的朋友恰在院中。我們叫了車



飲饌短歌
徐 成

某天貪嘴吃多了荔枝，嗓子突然緊了起來，於是想起了兒時夏日家中常泡的六月霜茶，不僅清熱解毒且能每日當水喝也無副作用之憂。於是問母親深圳家中是否有六月霜，果然老太太雖客居嶺南，但嵊州的這些時令貨一件都齊備着呢。

六月霜的學名叫奇蒿，是一種菊科艾屬植物。之所以叫「六月霜」是因為它六月開花，白色的花密密麻麻地覆蓋在枝幹上，遠看好似大地結霜。六月霜在嵊州鄉野遍地可見，是一種很不起眼的草本植物，但卻是夏日清熱解渴的大自然恩物。端午時節，嵊州人會將六月霜